

城市的生命周期
女诗人的诗集
穿裘皮大衣的诗人
过于喧嚣的孤独

有你的人
人

把名字写在水上

一本伟大的畅销书

超越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海盈·帕夏和占星师演绎的寓言

《误读》与艾柯仿讽体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白

把“愤怒”写入“书尘”

地震之后读《崩塌》

旷野中的一声呐喊

你一定要读《论小丑》

为什么读经典

推荐《剥洋葱》的理由

80年代·亲历者的回忆与反省

如彗星划过心灵的夜空

过去读为序曲

知识分子的立场

虚构与纪实

别让古想你没办法

知道分子·沈昌文

因爱写诗者写书

播种者胡适之

—
何
况

把名字写在水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把名字写在水上/何况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015-6079-0

I . 把… II . 何…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5817号

策划人 银 星 雨 莲

责任编辑 李玉莲 陆 源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张孜滢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6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98千字

印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5-6079-0

定 价 2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

■ 为什么读经典 / 001

城市的命和精神来自多样性	003
把名字写在水上	006
女诗人的特殊精神历程	009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012
过于喧嚣的孤独	015
一本伟大的畅销书	017
超越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020
海盗、帕夏和占星师演绎的寓言	023
《误读》与艾柯仿讽体	025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白	028
把“愤怒”写入“书尘”	030
地震之后读《崩溃》	032
旷野中的一声呐喊	034
你一定要读《论小丑》	036
为什么读经典	038
推荐《剥洋葱》的理由	040
80年代：亲历者的回忆与反省	043
如彗星划过心灵的夜空	046
过去皆为序曲	049
往事历历在目	052
知识分子的立场	055

虚构与纪实	057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060
推荐一套有趣的书	063
“知道分子”沈昌文	065
因缘巧合著奇书	067
收藏一段情	069
播种者胡适之	072
马尔克斯的创作观	081
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荒诞	084
愤世之心	086
写爱情小说需要勇气	088
生命之花	090
名著背后的女人	093
为谁出书?	095
勒克莱齐奥的中国缘	097
诺贝尔文学奖不失水准	099
中文译者眼里的勒克莱齐奥	101
旁观文化名人打嘴仗	103
作家的献辞碍了谁的眼?	107
知识分子的气节	109
余秋雨“阅读浪费生命说”批判	112
走进书籍的世界	115

■ ■ 鸟是树的花朵 / 117

老鹰重生	119
窗外的画眉	121
我的八哥	123

女人个个都美	125
美女颂	127
让我们赞美爱情	129
士兵与猴子	131
台湾海峡蓝波涛上的孤岛	137
辉煌的谢幕	146
旧时月色	148
我认识的上海知青“四眼”	150
妈妈走了	152
排长应祥	155
班长罗细润	157
老胡买菜	159
啤酒是男人夏天的饮料	161
平安夜与圣诞节	163
鸟是树的花朵	165
罗布林卡	167
牵一只蜗牛去爬山	169

■ 登临郁孤台 / 171

登临郁孤台	173
中国最美乡村记游	175
江南名镇行	183
周宁三景	200
山西好风光	205
民间故宫	213
河南碎片	217

■ 后记 / 237

——
把名字写在水上 何况

—— 读经典 为什么读经典

城市的生命和精神来自多样性

我和家人逛过世贸商城之后坐出租车回家，一路上老是塞车。年轻的司机满腹牢骚，不停抨击有关城市交通的种种弊端。这让我想起了刚刚读过的一本研究城市问题的专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

交通问题是城市不好对付的一道难题。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相信，如果他们能解决交通问题，他们就能解决城市的主要问题。但本书作者简·雅各布斯却认为，城市有着远比车辆交通要错综复杂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城市安全从何而来？什么样的街道是安全的，什么样的不是？为什么有的城市花园赏心悦目，而有的则是藏污纳垢之地和死亡陷阱？什么使得城市中心迁移了它们的位置？为什么一些街区仍然贫困而有些街区却获得新生？生发城市多样化的条件有哪些？怎样使城市良性运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作者挑战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使我们对城市的复杂性和城市应有的发展取向加深了理解。我相信，本书对于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简·雅各布斯是一位女性，曾任美国《建筑论坛》编辑。在负责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她逐渐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发生了怀疑，并由此写作了这部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著。作者不从城市规划的专业出发，而是从城市主体居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细腻地感受和发现着

城市，卓见迭出。《纽约时报书评》文章认为，这“也许是城镇规划史上唯一最有影响的著作”。

作者推崇城市的多样性，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是一个极富动态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人们的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她犀利地指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而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由此出发，作者深刻分析了产生城市多样性的四个必要条件：一是内部区域的主要功能最好多于两个，这些功能必须能够确保人流的存在；二是大多数街道必须要短，而且能够很容易拐弯；三是建筑物应该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四是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作者认为，这四个条件的结合才能产生有效的经济资源。

我们都亲身体会到，单调是城市的通病：商店太多，从街头排到街尾，而且同一商业格式，灰不溜秋，沉闷单调，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这是城市建设典型的败笔。而城市建筑的单调更讨人嫌。一个个“火柴盒”，看上去很整齐，很有秩序，却是一种没有生气的秩序。在这样到处千篇一律、重复拷贝的地方，任何人走上一会儿就会失去方向。可是一些城市规划设计者和大部分头脑简单的房地产开发商却不这么想，他们看不到人的差异其及对建筑景致差异的渴望。这是一种反审美的行为。作者在书中引述拉斯金的话说：“建筑应该反映和表达差异性，建筑就像文学和戏剧一样，是人的差异产生的丰富性才给人的环境带来活力和色彩。”

对于旧城改造过程中无原则地拆除老建筑，作者也很不以为然，在她看来，老建筑对于城市是不可或缺的，街道两边最使人赏心悦目的景致之一就是那些经过匠心独运的改造而形成新用途的旧建筑，如果没有它们，

城市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她说：“在经历了一些年头后，肯定会出现各个年代和样型的建筑的混合。在这些混合的建筑群里面，曾经是新的建筑，最终总会变旧变老。”在一个世纪里平平常常的建筑在另一个世纪里却成了有价值的珍品，浅薄的人才会轻易地毁掉这些宝贝。如果毁掉了老建筑，鼓浪屿还有现在的魅力吗？

这是一部浅白晓畅、文采斐然的研究专著，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和心灵。作者通过讲述发生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等城市中一些普通的、平常的事情，讲述城市在真实生活中的运转方式，深刻揭示了何种规划、何种实践能在城市改造中激发社会和经济的活力，何种实践、何种原则将窒息城市特性，进而得出结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是城市生命和精神的来源。我对这个结论深以为然。作为城市居民，我们的确需要异彩纷呈的多样性，各种互为联系互相支持错综复杂的多样性，有了这样的多样性，城市生活可以进入良性和建设性运转，城市中的人也因此可以保持社会和文明的进程。

把名字写在水上

读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三联书店出版），感觉就像坐在万石植物园的草地上，一边晒着暖暖的太阳，一边听一个淡看红尘的老者与智者随情随性地闲谈过往烟云。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却获益良多。据说何先生另有一部《上班记》，想必更加精彩，但何先生不同意在他生前出版，让我深感失落。

《上学记》是一部坦荡的书。现在出版的不少传记、回忆录，水分太多，几可当小说读。何先生对此很不屑，说，何必呢，“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既然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失，还要那虚名做什么？所以何先生对自己的历史不矫饰，更不虚构，爱就说爱，恨就说恨，哭就说哭，笑就说笑，可谓真君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何先生谈及他人的时候，也不为尊者讳，无论说红说白，一律指名道姓。出现在书中的闻一多、张奚若、吴晗、冯友兰、金岳霖、雷海宗、曾昭抡等先生，个个以真面目示人，与我们在过往的教科书中获得的印象大异其趣。比如说到吴晗，何先生讲了一个细节：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临空轰炸，许多先生跑警报时也不失仪容，“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何炳棣先生早已是世界知名的史学大家，我读过他亲撰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印象很深。但他在管理西南联大历史系图

书馆时却为人严苛：“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这些都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还原历史。

名曰《上学记》，书中自然主要谈的是何先生求学的事情。当我暗自把何先生的上学经历与我的上学故事进行比照，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与何先生那一代人的差别，不是智商的差别、用功与否的差别，而是读书环境的差别、教育思想的差别。这种差别最终导致了“呼吸习惯的改变，血液的改变，行走方式的改变”。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多么让我羡慕呀：“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而且那时候“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要老师干什么？何先生在书中多次无限怀念地谈到老师在课堂上扯闲话：张奚若先生有一次针对“蒋委员长万岁”的提法发牢骚：“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教政治学概论的周世述先生有一次讲：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说完当时官方的经典定义，周先生话锋一转：“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周先生就敢讲。然而，我们的“上学记”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回忆呢？

这种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大大激发了何先生的阅读兴趣。但何先生反对那种太功利的读书法，他说：“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

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仔细搜检《上学记》中开列的书单，我发现何先生读书果真“杂乱无章”，漫无目的。这种读书方法很对我的胃口，也给我很大启发。前不久读陆灏先生的《东写西读》，感觉陆先生也特别赞同在读书领域提倡“无为而治”。读书只凭兴趣，既不为考试，也不为研究，那才是真正享受。淡化了功利心、去除了浮躁气，日积月累，像何先生那样“歪打正着”读成个什么“家”也说不定呢。

女诗人的特殊精神历程

《钟形罩》（译林出版社出版）是美国著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存世的唯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在作者离世前三个星期发表的自传体作品，被研究者们认定是作者特殊精神历程的自白。事实上，作者借书中主人公埃丝特之口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我的女主人公便是我自己，只是加以一番掩饰而已”。

稍微了解女诗人短暂人生的读者都不难从这本书中读出自传色彩。普拉斯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女诗人超越她在诗歌领域取得的成就。不幸的是，当她前往剑桥大学读书时，遇到了另一位天才诗人休斯，并陷入了炽热的爱情。普拉斯给母亲写信说：“我已经极端地坠入情网。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高大健硕的亚当。他有着神一般雷电的声音。”然而，越是狂热的激情却越是难以持续。那个时候，普拉斯不会想到，天才与女人的关系往往是血腥的，况且休斯不仅是个天才，而且还是个美男子，这更会要了她的命。刚结婚时，他们享受过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但休斯的花心很快暴露无遗，他天生就不是为专情于某个具体女人而活的。经常写出魔鬼诗句的女诗人在日常生活中崇尚的却是别一种形象：“不要饮酒过度；要行为贞洁，不要卖身求荣；与人交往要友善，更要克制感情；努力丰富自己的内心生活；不要信口开河瞎表态；不要把烦恼告诉他；要忍受难控制的背后闲话，不

要怠慢他人，要尽量避开不良的处世作风；不要在其他人面前批评任何人；不要既和加里约会，又和哈米什约会；当有必要时，要恬淡寡欲，专心写作。”对自己如此苛刻的才女，怎么能够忍受丈夫一次又一次的情感背叛？当患上产后忧郁症的女诗人发现休斯与朋友的妻子阿西亚关系暧昧后，她几乎失去了理智，不断发狂、诅咒、怀疑，甚至将休斯的诗稿揉成一团扔进火里。终于，这对诗坛的金童玉女只得选择分居。普拉斯独自养育两个孩子，身心更为困顿。令人惊讶的是，这期间女诗人的创作灵感却异常敏锐，不仅写下了大量有关没落、孤寂、死亡的著名诗篇，而且创作发表了平生唯一的长篇小说《钟形罩》。据此改编的电影《瓶中美人》始终被看做是普拉斯的传记影片。

小说以19岁的大学二年级全优女生埃丝特的视角，用第一人称讲述她成为一家全国性时尚杂志征文比赛获奖者后，应邀来到纽约担任实习编辑，谁知这却是噩梦的开始。在一个月的逗留中，埃丝特过着免费的奢侈生活，接触到上流社会的各色男女，但带给她的却尽是混乱、气馁、沮丧、迷茫；而当她发现一心追求自己的巴迪原来却是个虚伪的花花公子时，她感到生活中已经没有令自己期待的事情，因此越来越看不出现实的意义，看不清人生的方向，更对未来充满了疑虑与恐惧。可是，人们却拒绝认真对待一个女人丰富颤栗的情感，轻率地将她送进一家精神病院，指望通过骇人听闻的电休克疗法治愈她心灵的绝望。尽管埃丝特在本书结尾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试图重建自信，但读者从字里行间却感觉到，她最终难以走出黑暗，因为事实上她已经令人恐惧地滑向疯狂的深渊。

与普拉斯的诗歌一样，这部小说的调子从头至尾悲怆又凄凉，尽管作者卓越的诗才同时也赋予了小说一种难以抗拒的诗意图魅。许多评论家因此把《钟形罩》视为写给女性读者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主人公都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纷繁复杂让他们眼花缭乱，社会的虚伪丑陋又让他们深恶痛绝。但是，面对格格不入的环

境，霍尔顿能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反抗社会，而埃丝特却因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而饱受精神危机的折磨。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妨说，从中折射出了两位作者对待生活不同的态度。显然，普拉斯比塞林格更痛苦，更绝望，这从《钟形罩》这个令人窒息的书名中即可感受得到。钟形罩是指医院里面浸泡死婴的大玻璃瓶。在普拉斯眼里，世界就是个不让人透气的大瓶子，每一个个性独立的人则是蜷缩在瓶里的死婴。这种绝望感最终导致年仅31岁的普拉斯精神崩溃，以至于在作品发表后不到三个星期，便决绝地抛下一对儿女，把自己的嘴唇对准了喷射而出的煤气。被民众指责为“杀人犯”的休斯后来娶了阿西亚，没想到阿西亚最终也选择了普拉斯的方式结束生命。更惨痛的是，阿西亚同时还带走了她和休斯的四岁女儿。面对这样的结局，我无力言说。